

动车到紫阳

□周瑄璞

远方

绿色和谐号动车一路向南，穿越秦岭，经过安康，在秦巴山地折向西南，于山腰间徐徐行驶。我们惊叹着大山的深邃宁静，陶醉于汉江的碧绿婉转，觉得这应是路上的风景，列车播报到站，竟然真的停车，窗外是风景如画的大巴山与汉江水，紫阳站到了。

紫阳县与四川省接壤，行政区划属于陕西安康，而饮食、方言、民俗，却与巴蜀文化同源，县城也是悬在山腰，有“小重庆”之称，就连闻名海内外的紫阳民歌，也自带一股清灵灵的麻辣味，腔调与川剧颇有几分相似。

走出车厢，脚下所踩不是水泥地面，而是厚重钢板上铺设防腐木。位于半山腰的星级车站没有人影匆匆的喧嚣，下车和上车的人，都是静悄悄，与近在咫尺的大山和江水相比，突感自己渺小，从大城市携带的纷扰与奔忙，在几小时的旅途中已经消解，现在如一粒尘埃，飘入山水画卷，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，当然也不愿高声语，不必高声语，一个个被大自然梳理得乖乖顺顺，像幼儿园小朋友，鱼贯走出车站，被小小坡道上的各种车辆拉上走了。我回头看向车站，是在山体上硬生生凿开来、架出来、支起来的一块小小要地，我们刚才下车的站台，竟是在一个桥上，而桥下就是流淌的汉江，江水默默见证了紫阳车站的发展，记录了来来去去的人们，裹挟着时代前行的风。

紫阳车站建于20世纪70年代。当时局限就是只能建在江边，因为所有的设施和建材，都要从水上运来，于是车站也有了因地制宜、就地安置的特点。

我历来对地理方位的相关知识感兴趣，好奇于人们怎样发现大巴山中这块风水宝地，开始了居住生意，又如何在山间铺上铁轨，开凿出一个火车站，于是找来紫阳县城的俯瞰图片仔细观察。汉江自西向东，在神峰山下弯曲而过，成为U形，半包围状，任河又从另一侧汇入，形成一个优美“树杈”，而寸土寸金的紫阳城，在山坡上叠床架屋，挤挤攘攘，悬挂了千百年，无奈而幸福地面对江水。

火车站在县城后面东侧的半山上，高高的桥梁架起铁轨，将列车运送到站台，停留两分钟，吞吐有限的数十人，再次启动，钻过县城所在的山包，跨过汉江上的铁路桥，再回头对面的文笔山，悠悠然曲曲折折往四川去了。目前紫阳还未开通高铁，动车来紫阳，已经是最快的旅程。

水边的城与镇，大多选在两江交汇之处，重庆是嘉陵江汇入长江，武汉是汉江注入长江，旬阳市的蜀河镇，是蜀河投入汉江怀抱，而这紫阳城下，是任河流入汉江。有水的地方就有码头，大江大河交集之处是大码头，小江小河汇聚之处是小码头，于是形成了码头文化。大巴山深处的紫阳，自然也属于码头文化，流动的，灵性的，江湖义气的，诗和远方的。

烟火

县城里一只桐子树叶包裹的三角形杂面馍两元，毛坝镇一个大大馒头两元。小城和乡镇，物价怎这般的高？因为土地稀缺，庄稼少，交通成本高，物资迢迢运来，已经产生了相当成本，而经营者还要加工、盈利，这样一想价格还算合理。县城里，随时可见对面走来的女人，妆容精细，服装讲究。一位不再年轻的女性，个子瘦小，一身小香风套裙，足蹬高跟鞋，身上飘散一阵香气，擦肩而过，款款而行。我回头注视她的小小背影，在这个只有一条街道，谁都认识谁的小城，她要去往哪里，参加什么重要活动，还是去跟谁约会？我想，是我错了，她并没有我们猜想的什么重要事情，也或许没有为哪一个悦己者容，这只是她的日常，爱生活，爱美丽，爱自己，不论年轻衰老，都要吐露芬芳。

福忠里的弟弟

□喻之

1974年，弟弟出生在汉口南京路福忠里。

一直到他五十了，相熟的老街坊还喊他弟弟，哪怕年轻的，见到他也会喊一声弟弟哥。

他出生时，父母是下放枣阳的知青，尚未成婚有了这个孩子。外婆急得团团转，说要把他送到扁担山（公墓）——为这话，他记恨了外婆一辈子——爷爷扒了扒包被，一个粉团团的男婴，肉嘟嘟的圆脸，还有两个小酒窝，爷爷一阵心疼，仰天叹了口气，说，你们不养，我养。

自此，弟弟落在了爷爷家，奶奶用一勺一勺的米汤、红糖、奶糕喂大了他。十个月，弟弟会扶着墙走路；一岁多，他会奶声奶气喊“太”；三岁多，街坊拿粒粒逗他，他会扭过头，然后趁人不注意，一把抢过糖，跑远了，再回过头来做鬼脸。

一个机灵鬼！爷爷说。

可是妈妈仍不喜欢他，父母已结婚，住在青山，又有了一个真正的弟弟，视为掌上明珠。弟弟再去青山，是做客，那种奇怪的隔膜，令他困惑。玩了半天才混熟，下午他在院子里跟小朋友打仗，从母亲面前跑过后踩了她一下，母亲揪住他，一个耳光，骂道，又不死！——也许，这只是母亲的口头禅，但弟弟却哭得格外伤心，他一直哭一直哭，哭着收拾了自己的小衣服，塞到爷爷带来的包袱里，爷爷也劝不住。在自行车后座，他还是哭，双手抓着爷爷的中山装衣襟，哭累了，就趴在爷爷背上睡着了。那两条瘦弱的长腿，吊在自行车后座晃啊晃啊，晃得爷爷心疼。

彼时，爷爷还是武汉一家电阻厂的厂长，他托了关系，把弟弟的户口上了，就在他眼前念书。

弟弟有些小调皮，但总的来说还算乖，只是入夜了便爱打瞌睡，所以作业做得马马虎虎，本来成绩不错，直到初三时，班上有几个男同学逃学，带来了他，又没等他，他们走后，他气得擂墙。等他们回来后，他拿了家里的钱，一个人去了桂林。辗转几个地方，差点被拐卖，被盗窃团伙挟持，最后才回到汉口，从此以后，他便不再好好学习。这个时期，爷爷走了，癌症，临终前三个月，弟弟衣不解带照顾了三个月，擦洗身子，端水喂药，连大小便都是他倒的。

高中毕业后，弟弟进了一家印刷厂。彼时的弟弟已一米七九，修长，白面，大眼睛，对人一脸笑，眼里有活，会来事，对人也真。要上一台新机器，老师傅们都猜，肯定是弟

毛坝镇在县城上游，任河从镇上流过，奔向县城，曲曲折折七十里，为一条河流画上句号。河边人家，住得挨挤挤，屋院设置高高低低，出人都要上下台阶，绕些坡道。院子里，家门口，总要挤出桌子大的地方，种上青菜，若是连这点“桌面”也没有，那么在墙根下、墙沿上挤满“花盆”，用过的盆子箱子、塑料筐、泡沫盒，凡是可盛土的器物，都用来种植青菜、花草、绿植，总之要最大化地亲近泥土，养育生命，听着河水，望着青山，再侍弄一番花花草草，这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活。北方人打招呼问的是“吃了吗”，这里的问候语是“要去呀”，仿佛人生就是一天天要下去。我们在河边遇到几位老年妇女，笑脸盈盈，主动问我们来自哪里，又问，来耍人府破？我们面面相觑听不懂，以为她问的是在政府工作吗？旁边经过一位老年男人，给我们翻译说，你们是来走亲戚的？啊哈，祖国语言真是丰富生动，这分明就是四川方言嘛。

在毛坝镇染沟村驻村的屈老师，每天清晨走在路上，会被人定点问候，要去呀？会看到年轻女子在早上七点，脸上已经化妆成调色盘，脚蹬高跟鞋，抱着抱着的，手上牵着大的，送娃儿上学，上去高高的坡，将大的送到学校，抱着小的再下那个大坡。高跟鞋上坡倒也罢了，下那个陡坡，脚要直竖起来，弄不好会一头栽倒搞成残疾，曾经驻村的小姑娘穿着旅游鞋还在此摔了一跤，从此在她眼里，这个坡道堪比华山险要。可这女人就那样踩着高跟，一步步走得稳当，真为她怀里的娃儿担心。

紫阳茶

陕南名茶出紫阳，紫阳好茶在焕古。我们去往大连村，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到处可见茶厂，一户人家，几间房屋，就是一个厂子，顶着共同的名字——紫阳富硒茶，自创一个品牌，自产自销，各有各的渠道和固定客户，每年都能顺利销完，盈利顾住全家开销。来年春天，又将投入新的一季采制销，祖祖辈辈岁岁年年，以茶为生。家家有茶，人人喝茶，无论去往谁家，都会为你泡上一杯紫阳茶，绝不会白开水招待。目前全县400多家茶企，多为本地人经营，当然以挣钱为目的，但每个人的心中，定有一份来自紫阳茶的荣耀和职责。

大连村的茶厂，当过村支书的谢立安因带领村民种茶产茶致富，被破格提拔为乡镇领导，主抓茶产业。茶厂承包了一面山坡，今年新茶快要采摘，设施擦洗干净，工人陆续到位。好茶出烂石，焕古的每棵茶树都紧紧扎根于大巴山的岩缝里，吸足大自然的灵气，以及别的地界所没有的矿物质元素硒，这一科学发现让紫阳茶身价倍增。因山势陡峭，机器无法开进，只能手采，每年清明前后，采茶人在几乎是垂直九十度的山坡上采摘，其场面惊心动魄。制茶过程也不能专业化生产，无法全部标准化，只靠制茶师傅的经验 and 感觉掌握。谢立安为我们现场泡茶，汤色嫩绿清亮，滋味鲜醇回甘，比起自己在家喝的紫阳绿茶，不知好了多少。却原来，同为紫阳茶，也分等级和优劣，而真正的上品紫阳绿茶，基本属于奢侈品了。谢立安不同意我这个观点，他说，喝好茶，其实花不了多少钱，比如千元一斤的绿茶，一般人每年也就喝一两斤，工薪阶层完全可以承受。他是在哪行说哪行，可能在他心目中，世上最好最重要的，莫非紫阳茶，而世上人，都该喝紫阳茶的。

作家贾平凹有《紫阳城记》的文章，描述了一行三人乘船由任河顺流而下，来到紫阳，登临小城的经历，后来他将这篇文章版权无偿赠送紫阳，作为文旅宣传所用。

多年以后，作家描述的紫阳城，江水日夜流淌，风景依然美丽，只是多了一些高层建筑，现代设施，时代的风，自然也吹进大山，和山风一起，交相辉映。我们动车往返，一边读着《紫阳城记》，一边写着我所见的紫阳，也算是春天里一件美好的事。

弟弟。却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年轻人上了。弟弟愤然，一个月后，辞了职。

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家里买了的士，弟弟说服父母，学会了开车，白天给老板开车，晚上开的士，白天在中介上班，晚上开的士，白天谈恋爱，晚上开的士。弟弟谈了一个长得像金喜善的女朋友，两家父母已见过面，婚房也已装修好，在一元路。

但女孩却是太漂亮了。终于有一天，爸爸听到同事说，他的准儿媳大概在别人家里。爸爸不信，开的士去蹲守。还打电话叫来了弟弟，弟弟叫来了他的伙伴……在建设三路的烧烤店门口，一群人发生冲突……

一审判了半年，上诉，二审终于无罪释放。弟弟终于醒悟，不能再糊涂下去了。带着对生活的了悟，终于沉下心来踏实地生活。他又谈了恋爱，逼着女朋友拿到了大专学历，帮她换了一份稍微体面的工作。然后结婚，有了儿子。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，弟弟分外爱惜，六七十平方米的小家，他每天擦得分外干净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他干的还是司机的工作，从私营老板那干到体制内，他服务于任何人，见谁都是一脸笑，单位没有洗车这个项目的经费，他便带着小班车的，每周一洗车，洗完公车，顺带着也把相邻停着的私家车一并洗了。他的车和他的人一样，永远都是干净整洁散发着香味。他还开过几次小公司，被人彭总彭总地叫着，但没赚到什么钱，便又回归了老本行。

他常常教育自己的儿子，要好好读书。他和大多数家长一样，采用的也是“如果……就”的句式，有时候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散步到江滩，看着滔滔江水，他会想：当初，他学车，母亲是极力反对的，如果当初没学，现在会在干什么呢？少年时，他曾在青山挖过地脑壳（摆地摊），利润可观，如果坚持下去，会怎样呢？然而，他最想问的是，如果三年级时，老师把大队长的职务给伙持持，最后才回到汉口，从此以后，他便不再好好学习。这个时期，爷爷走了，癌症，临终前三个月，弟弟衣不解带照顾了三个月，擦洗身子，端水喂药，连大小便都是他倒的。

或许应该往更远处追溯。弟弟还是有些娇气了，放弃，是他轻易就做出的选择——或许源于他强烈的自尊，或许源于生命之初的一次次被放弃——他表现出的热情和忧伤，悲观和忧郁，可能恰恰是弟弟这个名字的由来。



枝头并立(国画)

赵少昂 作

清风与鸟雀

□周莹

初夏时节，我独自去爬山。在半山腰时，遇到一个熟人。于是，我与她结伴而行。

我们爬到山顶上后，她坐在大树下的石头上歇息。我却走到山风口，站着。迎面扑来一股凉飕飕的风，我忍不住喊了起来：“哇！我好幸运哟。”随后，我就张开双臂，张大嘴巴，仰起头，迎接风的抚摸和亲吻，陶醉在欣喜中。人生的快乐之事，莫过于在走了一段路，正大汗淋漓的时候与一股凉风相遇。美滋滋的感受，让我喜不自胜。

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吹风。”

“吹什么风呀？来，到石头上坐着，歇歇吧。”

“这是一股友善的风。我喜欢它。”

“你真是的，风，有什么好喜欢的呢。”

“风，有很多种呢。”

“你还浪费时间研究风？”

我只是回头，望着她，微微一笑。凉风撩起我的发梢，喜悦钻进我的心里。这世间，多美好啊，连风都愿意善待我。

“我不喜欢吹风。要是没有风，日子就太平了。”她独自坐在树荫下，喃喃道。她喃喃的声音，被风送进了我的耳膜。

风，有什么错呢？它只不过是路过这里。我也只不过是路过这里。恰巧，我与风相遇了。风和我，都没有刻意地寻找对方。我和风，只是生命中的一场偶遇。

风，来的时候，恰好从大树上传来一阵鸟鸣。那只腹部银灰色、翅膀褐色的梅花雀，在用自己优美的歌声欢迎路过的风吗？

梅花雀的歌声，我和她，分别都听见了。她不耐烦地说：“好烦，鸟声太吵了，你不叫不行吗？”她站起身来，用手拍拍裤子上的灰尘，仰起头，望着树枝上欢快的梅花雀，大声喊：“飞远点，莫叫了。你的声音，好听听……”

我伸出手，想要示意她不要这样对待一只鸟。梅花雀能有什么过错呢？它本来就生活在这个山顶上，是我们的到来，惊扰了它美好平静的生活。严格意义上，感到抱歉和愧疚的应该是我们。

“它是一只梅花雀呢。鸟儿不叫，就不是鸟儿啦。你在哪里见过不叫的哑鸟？”我走近她，笑意盈盈地说。

“没见过哑鸟。只见过这只叫个不停的鸟儿。”她有点不满意。

“让它叫吧！有鸟叫声的山顶，更有诗意。”

我退后几步，站在远处，仰望树枝上的那只梅花雀。此刻，它停止了叫声，歪着脑袋，合拢嘴巴，用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。它的双眼里，既有惊恐，又有欢喜，还有一丝丝不安和恐惧。梅花雀，你在害怕什么呢？你拥有一对有力的翅膀，可以随时飞翔。

我站在一棵橡树下，仰望那只梅花雀。随后，我瞅见了一只胖乎乎的黄雀，就在梅花雀身后的树枝上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

我想对那只梅花雀说一句“对不起”，可是，一直站在枝头的梅花雀，它听得懂我们人类的语言吗？它是否能够感受到我的歉意呢？或者，它对于我们的到来充满了警惕？

这时，一只黄雀从我头顶飞过。黄雀是一种不太爱叫唤的鸟雀，它总是默默地站在树枝上观察着行人。“啪嗒”一下，肩部感受到一股热意。

“是鸟屎……”她惊讶极了。

“没事……”我不急不恼，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纸巾，扭过头，擦掉肩部热气腾腾的鸟屎。

接着，又出现了一股清风。清风掀起树枝，摇摇晃晃。梅花雀站在枝头，身子随着风摇摆着，惬意的眼神，让我羡慕不已。呀？原来，梅花雀也喜欢吹风呢！我和梅花雀同时感受到一股远道而来的风的轻抚，这真是一件幸运的事。

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树下的她，脸上的汗迹早已不见踪迹，眉梢多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清风与鸟雀，改变了她的心情！

“有风，真好！”她惊喜细语地说。语气柔和轻盈，恰如一阵悠悠晃过的清风那样，漫不经心，悄无声息。

无论是与清风相遇，还是与鸟雀相见，都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溢满了喜悦。清风与鸟雀，都有治愈的力量，可以让我们烦恼的情绪变得温和，让我们困顿的心灵豁然开朗，可以让我们迷茫的双眼充满希望。原来，亲近一股清风，善待一只鸟雀，就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。大自然中的一切，其实与我们的生活都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。学会接纳，应该成为我们成长的必修课。

老榨坊

□陈刚

初夏不久，妖妖妩媚的油菜花，悄然告别爱情的刹那芳华，显出不愿再招蜂引蝶的样子。又有点像刚度完蜜月的新娘，枝垂花萎，摆出一副慵懒涣散的疲惫神态。油菜花有了秘密。她们已经怀胎结籽。水嫩细长的荚角渐渐饱满，像密密麻麻的梳齿，在微风里晃晃悠悠，散发着茁壮的青绿油光。一过小满，阳光开始猛烈，腹胎里的菜籽收光敛华，暗自变黑。日显肥硕的荚角吃力地抬起头又垂下，像足月怀胎的年轻母亲在焦灼地等待分娩。油菜地里的风，变成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浪。热浪有些香，仿佛是去年或者前年的味道，被另一场相反的风又给刮了回来，熟悉又亲切。

爷爷把鼻子伸进风里，大口地吸气，脸上就像被人扼了胳膊窝一样，忍不住要哭。他按捺住内心的喜悦，回家给镰刀开刃。他用大拇指试了试锋芒，刀刃嗡鸣，如拨弄琴弦的颤音。父亲在旁边附和：油菜籽熟了，该开镰了。次日，晨露未消，大家齐齐奔往油菜地。收割，打捆，脱籽，摊晒。整齐的动作，如喜悦的韵律，连汗水都被风摘走了。

我仿佛听见了菜籽油淅淅沥沥的滴落声，还闻到了老榨坊飘出的满村乱窜的香油。

大龙坪的铺子岭，周家老榨坊早就为预备开榨而忙碌起来，清洗完船舱式的榨膛，又给撞杆抹油，还修补了一堆木楔。周家荣是老榨坊的榨匠，也是我的远房伯父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把两只手翻来覆去，抠摸着手指上的条形茧，觉着比去年又硬了一些。其实，坚硬的撞杆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中忽然停住，也就那么一瞬间的事情。

每年开榨，伯父会抱我坐上碾菜籽的牛车架。在孩童们羡慕的目光里，我吆喝牛拉着沉重的石碾盘绕着碾槽转圈儿。碾槽里是爆炒过的油菜籽，看上去浑圆饱满，还冒着刚出锅的热气。在石碾的挤压下，黑色籽粒崩碎成了松软的黄色细沙。过了晌午，我跳下牛车，把小手扎进碾槽，攥一把，松开，像握着一个刚出笼的饺子。我老练地伸出手，让小伙伴们闻闻。浓郁的香味直钻鼻腔，他们兴奋得像牛一样打响鼻。我又把饺子递给伯父看。伯父露出酒后微醺的神情，微眯双眼。饺子的形状全在松与紧的分寸里。伯父把饺子捏散了。他用指头揉捻两下，拍拍巴掌，咧开嘴巴，可以上锅熬汤。

高高隆起的地灶上坐着水缸粗的木甑。榨坊的伙计，伸出虾子一样灵活的手指头，从碾槽里掏出细碎的菜籽粉，一层层铺上蒸笼。大铁锅里的水，沸腾得咕咕作响，像无数泉眼在涌动。袅袅冒起的蒸汽，变成了一团迷失方向的云，绕着房梁乱蹿，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只有几缕云丝顺着瓦缝溜了出去，剩余的雾团子又像攀登城堡失败的兵士，从上面滚落下来，回到新的攻城大部队。气流循环往复，云雾迭蒙，一副要把老榨坊带入梦境的样子。让人昏昏欲睡。

榨坊里的榨工果然都要吨过去了。水蒸气悄悄将锅盖顶开一道缝，发出噗噗噗的怪响。伯父忽地一激灵，跳着脚催促，该踩饼啦！其实流程一直就这样，短暂的停顿不影响连贯。榨工们开始把扎成束的稻草铺进铁箍箍，齐齐摆放在地上，如花瓣密集的硕大菊花，场面生动。湿漉漉的菜籽粉散发着褐色的油光，被一铲一铲地填进花冠式的稻草丛中，再用力拢回来。榨工不停地用脚将蓬松的菜籽粉踩实，动作轻盈而富有力量，像在跳踢踏舞。被踩得窸窣的菜饼，状如打坐的蒲团，一摞一摞地垒叠起来，拔节一样往高处生长。

装膛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榨膛由一棵几人合抱的整木挖凿而成，通体油光发亮，百年油渍包浆，已看不清木材的纹理。伯父把菜籽饼一个接一个地喂进榨膛。要把所有的菜籽饼全装进去似乎有些困难。他像一个贪玩的孩子面对一堆复杂的积木，陷入了短暂的困顿。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下，把塞进榨膛里松垮垮的菜籽饼重新调整一番，终于全部装进去了。看着刚完成的杰作，他的脸上有些得意，但没人理会。榨工们在忙着调整木枘。伯父只好端起一副没话找话的样子，“我把饼已经装好了，就等开榨啦”。

启、承、抛、拉、撞，开榨的高潮，全在撞榨。悬吊的撞杆立起来的瞬间，榨坊里的一梁一柱，似乎都有了一股阔大的气象和奔腾的动势。飞翔的撞杆是雷声到达之前的那一记闪电，随着嘭的一声巨响，房梁的桡耳震颤，屋顶也颠簸一样抖，疑心木榨机都要散架了。屏息之间，却听见油珠子淅淅沥沥的滴落声。榨膛里的油饼彼此挤压，神秘的汁液瞬间弥漫出缕缕奇香。我像猫一样溜出门，开始昂起头往家里飞奔。我要回去报喜，可以换新油啦！

我还没跑到家。菜油的香味早已凌空抵达，村里人都知道周家老榨坊开榨了。

等我回来，榨坊门口已排起了换油的长队。三斤三两油菜籽换一斤油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，无人置喙。篾织的卷帘上堆满了刚称过重的油菜籽。许多人腋下夹着一个东西，鼓鼓的，胳膊都被撑开了。那是一只饥饿的陶罐，长颈细腰，有点害羞地探头探脑。也有人掂着半人高的大油壶，肚大腰圆，像牵着一个胖小子在排队。我那时还不懂奢侈是什么意思，只是眼馋得心跳，什么时候我们家也可以换这么大一壶新菜油呢？终于看到母亲的身影了，还有她腋下的那个长颈油罐。我记得罐肚上有一小块油渍，像黏稠的釉滴，已经风干快半年了。那是一枚贫穷而充满画意的标本。我用舌头的紫苏叶一样飞快地舐了一口，没啥香味。我还试图抠下来，放在火上去烤出油香。爷爷阻止了我，上面裹满了灰尘，吃不得。油菜秧子都出苗了，急什么急？爷爷让我的等待，淹没在了大片油菜地的生长里。结果，只有一小部分油菜籽可以用来换油，大部分都会被卖掉。这有点像开玩笑。我不问为什么要这样，但我会把被卖掉的那部分油菜籽视为贫穷的叛逆者。稀缺的东西，才是值得珍惜的好东西。譬如母亲手中的长颈陶罐里，那满满的十斤菜籽油。

用新榨的油做什么席面呢？拎着长颈陶罐的母亲站在门槛处，愣了一下神。黑狗闻到了新菜油的异香，兴奋得呜呜咽咽叫唤，伸出红亮的长舌头，去舔母亲的裤腿。母亲仓促一笑，笑容还没来得及及展开，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尝新的菜谱：一盘煎豆腐，一盆炕小土豆，一碗炸紫苏叶。剩下的锅底油，刚好用来做一锅油炒饭。只要是新菜油，就会有精致的美味。

母亲从油罐里倒出一碗清亮的菜油，足有四两。她端在手里，像捧着一座小小的波光粼粼的湖泊。新鲜的小土豆，剥了皮，开水里滚一滚，捞起，沥干水分。菜油在热锅里旋转，带着小土豆跳起了锅庄舞，待土豆浑身钻出细微油泡，再文火细焖，直到通身有了包浆的色泽。娇嫩的豆腐块，在菜油热烈的拥抱里，立马涅槃，不觉已两样气质。等一面焦黄，翻身再煎，撒葱末，入盘。脆糯酥香，滋味无穷。裹了舌头的紫苏叶，更不敢怠慢，在滚油里涌动起伏，刚至金黄，就要起锅，才能保持清香脆酥。剩油都不用起锅，倒入煮好的饭，加一勺盐菜末，锅铲不停翻炒，竟然弄出饕餮盛宴的排场。我和黑狗呵，绕着扑鼻的香气，欢天喜地。村上的上空，炊烟四起，新菜油散发的香味在空中交叠，寂静而汹涌，似薄雾流动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山珍海味也吃过不少，但我始终忘不了令人销魂的菜籽油味道，经常陶醉在满口生津的回忆里，绝望无言。在我人生美味的天平对面，觉得没有什么美食能和古法木榨菜籽油相称，且不说饱食其间的诗意乡愁。如今机榨的桶装食用油，对付肠胃还行，勾引味蕾尚且不易，更别说治愈乡愁了。这段活话谣言，我都不好意思对人说。

突然想起某古榨坊的一副对联，上联：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；下联：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；横批：人间美味。用这副对联，回忆儿时的菜籽油味道，很合适，致敬童年的老榨坊，也是刚刚好。